



西方植物圖鑑小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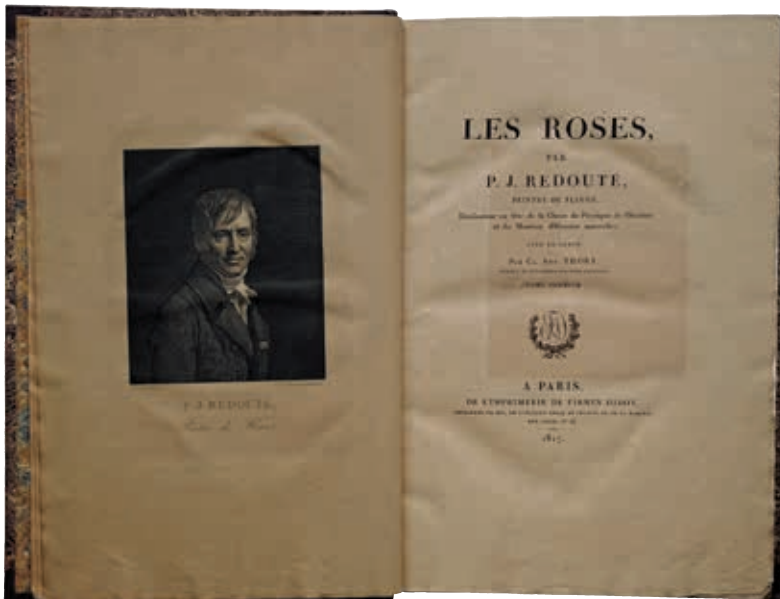
■ 劉興華

西方植物圖鑑的出現，和文字書寫的歷史有著一段漫長的落差。直到西元一世紀末，西方書冊的樣式才逐漸從卷軸跨入抄本，之前紀錄植物的相關卷軸中，並未見到插圖的身影，或許在歷史的長流中灰飛煙滅了。抄本不僅方便攜帶，而其易於保存，也讓插圖有了藏身之處。西方漫長的抄本時代，隨著 1455 年第一本金屬活字印刷的古騰堡聖經出版，畫下了句點。在這之後，西方插圖書籍在版畫技法的輔助下，大放異彩，植物圖鑑也因而百花齊放。本文簡單梳理了這段歷史，一窺西方植物圖鑑在不同歷史階段中的身段變化。

很高興可以見到「梵蒂岡宗座圖書館珍藏」暨「明清宮廷藏書」特展（2023.3.11～2023.7.16），這應該是臺灣首度比較全面的西方古籍展覽了，展品不可不謂豐富，涵蓋西洋中古時期（約五至十五世紀）的抄本、金屬活字印刷初期的搖籃本，以及歐洲近代早期（約十六至十七世紀）的各類珍本。雖然部分藏品因為年代久遠、較為脆弱，而以數位印刷的方式提供，但仍有許多原件，讓人得以一窺西方古籍的特色、發展與各類製作工藝。其中序號5-1S的展品，一套於1613年出版的《艾希施泰特花園》（*Hortus Eystettensis*），在西方植物圖鑑的歷史發展中，扮演著承先啓後的角色，讓西方植物圖鑑的製作逐漸邁入新的高峰。

1817年3月，法國印刷師費爾明·迪多（Firmin Didot, 1764-1836）開始發行一系列植物圖鑑，每季發行一期，共三十期，直到1824年

3月，一共出版169張各類玫瑰的精緻版畫。這套名為《玫瑰》（*Les Roses*）的植物圖鑑（圖1-1、1-2），至今依然是研究玫瑰這種植物的經典著作，但令其不朽的，則是那169張以銅版細點技法（stipple engraving）彩色印製，再手繪上彩敷色的玫瑰插圖，後世甚至譽之為植物圖鑑的聖經。繪製這套玫瑰圖鑑的法國藝術家皮埃爾－約瑟夫·雷杜德（Pierre-Joseph Redouté, 1759-1840），這時已過了他人生的黃金歲月，在製作出版《玫瑰》的那些年，甚至可說拮据窘迫，直到1822年，被任命為自然史博物館的繪圖師，才算有份正式的收入，也靠著這個頭銜，教人畫畫，學生多為貴族與王室成員。因這機緣，1825年他獲頒法國榮譽軍團的騎士勳位，晚年就在平靜的繪畫與教畫生活中度過。



左圖 1-1 1817 雷杜德 玫瑰 書名頁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https://reurl.cc/zA0oMQ>，檢索日期：2023年4月30日。 © Library of Congress, Rare Book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



右圖 1-2 1817 雷杜德 玫瑰書中的「法國薔薇」（*Rosa Gallica Aurelianensis*） 取自Wikimedia Commons：<https://reurl.cc/4QEQL>（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3年4月30日。

抄本時代的植物圖鑑

在雷杜德之前，歐洲的植物圖鑑經歷著一段曲折的歷史，將雷杜德的植物花卉放在這種歷史脈絡中觀察，可以進一步明白其作品的養分源頭。過往許多文化中，都有著藥草與藥學書籍，記載著相關植物的特徵，但多半著重在其醫藥功能，因其有治病救人的實效。歐洲最早紀錄植物的書籍，當數古希臘哲學家和科學家泰奧弗拉斯托斯（Theóphrastos, ca. 371-ca. 287 BC）的《植物誌》（*Historia Plantarum*）與《植物之生成》（*De causis plantarum*）。他在其作品中，首度嘗試系統性分類植物，成為歐洲古代與中古時期的植物學先驅，而被後人尊為植物學之父。不過，他的作品要到 1454 年才被譯成拉丁文，1483 年被印製出版，直到 1644 年，《植物誌》一書才配上木刻插圖（圖 2），和另一位古羅馬的醫生與藥理學家，佩達奴思·迪奧斯克里德斯（Pedanius Dioscorides, ca. 40-90）的《藥草圖誌》（*De Materia Medica*）出現相比，晚了千年之久。

此《藥草圖誌》抄本，約在西元 515 年左右製作完成，獻給當時住在君士坦丁堡最後一任西羅馬帝國皇帝奧利布里烏斯（Anicius Olybrius, ?-472）的女兒茱莉安娜·安尼西亞（Juliana Anicia, 462-527/528），雖然是本費時費工製作完成的精美插圖抄本，但之後卻擺放在君士坦丁堡皇家醫院中，當成一般的藥用參考書籍，同時也成為其他地區《藥草圖誌》抄本的範本。1453 年，在拜占庭帝國瓦解後，此書的繼任收藏家手寫註記書中植物的阿拉伯文與希伯來文名字；約百年後，輾轉賣給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 1503-1564），也是今天收藏在維也納奧地利國家圖書館（Austrian National Library）中的機緣所在。此部今日被稱為《維也納迪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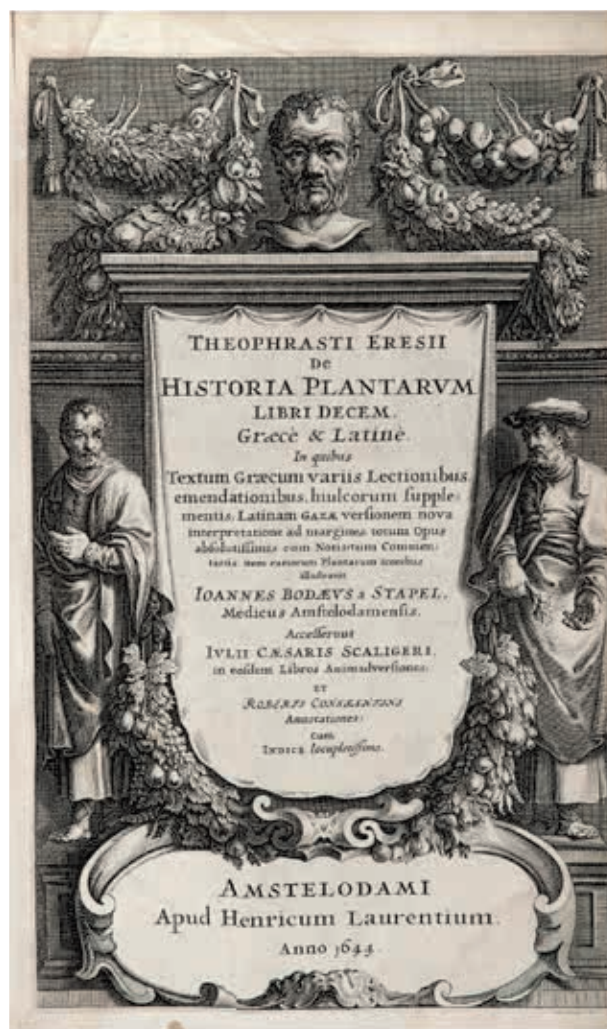


圖 2 1644 泰奧弗拉斯托斯 植物誌 拉丁文版 插圖書名頁 取自 Wikimedia Commons : <https://reurl.cc/0EYzQY> (Public domain), 檢索日期: 2023 年 4 月 30 日。

斯克里德斯》（*Vienna Dioscorides*）或一般學者們所謂的《茱莉安娜·安尼西亞抄本》（*Juliana Anicia Codex*）的藥用圖鑑（圖 3-1 ~ 3-3），內有 435 張全頁插圖，其中 383 張為各類植物，多數描繪自然寫實，細節精確，方便藥物學家辨識，為現今世上留存下來最早有插圖的植物圖鑑。

和其先行者泰奧弗拉斯托斯的作品遭遇不



圖 3-1 約 515 迪奧斯克里德斯 維也納迪奧斯克里德斯 作者插圖 奧地利國家圖書館藏 取自 Wikimedia Commons: <https://reurl.cc/pLQD4d> (Public domain), 檢索日期: 2023 年 4 月 30 日。



圖 3-2 約 515 迪奧斯克里德斯 維也納迪奧斯克里德斯 大麻插圖 奧地利國家圖書館藏 取自 Wikimedia Commons: <https://reurl.cc/4Q2gvY> (Public domain), 檢索日期: 2023 年 4 月 30 日。



圖 3-3 約 515 迪奧斯克里德斯 維也納迪奧斯克里德斯 珊瑚插圖 奧地利國家圖書館藏 取自 Wikimedia Commons: <https://reurl.cc/pLQD4r> (Public domain), 檢索日期: 2023 年 4 月 30 日。

同，迪奧斯克里德斯於西元 50 至 70 年間，以希臘文寫下《藥草圖誌》五卷後，此書便成為接下來一千五百年西方和阿拉伯世界藥物學的重要參考典籍，甚至可說是今天藥典的前驅。除了《茱莉安娜·安尼西亞抄本》外，在中古歐洲與近東一代，也出現此書許多希臘文與其他語言的插圖抄本，幾乎主宰了近代以前西方世界的藥用書籍市場。到了十五世紀中期金屬活字印刷出現後，《藥草圖誌》的搖籃本與西方近代的版本，在義大利、德國、西班牙、法國等地出現，許多都配上木刻插圖。然而，和《茱莉安娜·安尼西亞抄本》的插圖相比，多半顯得簡略粗糙，應是西方世界在西羅馬帝國瓦解後，北方蠻族入侵原羅馬帝國疆域，導致文化衰退，原本的繪畫傳統難以為繼，令中古西方多數藥用植物書籍的插圖寫實繪製能力不高。這次特展中，梵蒂岡宗座圖書館提供了一本十五世紀的《藥草圖誌》抄本（6-11P，數位印刷複製品），正好可以見證中世紀歐洲植物插圖的繪製特徵。（圖 4-1、4-2）



圖 4-1 15 世紀 迪奧斯克里德斯 藥草圖誌 抄本插圖
© 梵蒂岡宗座圖書館



圖 4-2 15 世紀 迪奧斯克里德斯 藥草圖誌 抄本插圖
© 梵蒂岡宗座圖書館

活字印刷出現後的植物圖鑑

《藥草圖誌》一書出現後，這種以藥用植物為主的圖鑑，成為一種傳統，貫穿了整個歐洲的中世紀與近代初期。然而，在十八世紀現代意義的生物分類學出現前，並不容易精確描述不同地區的藥用植物，也導致可能的醫學傷害，一些抄本與初期印刷書籍中的插圖，往往粗糙，加深辨識的難度。1542 年，德國的植物學家萊昂哈特·福克斯（Leonhart Fuchs, 1501-1566）發行《植物誌評註》（*De historia stirpium commentarii insignes*），終於打破《藥草圖誌》一書的壟斷地位，在藥用植物書籍中，

注入新的活水。（圖 5-1、5-2）這位在 1524 年取得醫學博士學位的人文主義學者，一生著作超過五十種，對眼睛的解剖和相關疾病的研究，成為德國文藝復興時期（十四至十六世紀間）的重要參考著作。然而，其成就與影響力卻是在藥用植物的研究上，他一方面不斷對當時的阿拉伯醫學主流撥亂反正，試圖回歸古希臘的傳統，一方面試著整理古代作家所描述過的植物，同時創建一座植物園，培育從歐洲各地收集來的罕見品種。《植物誌評註》書中配上 512 種植物的木刻插圖，比之前的植物圖鑑描繪更加精確，細節也增加，超越了之前此類書籍中的插圖，同時明記其藥用功能。其中一百多種是首次出現在這類植物圖鑑中，大大豐富了過去《藥物誌》中的植物記載。此書原以拉丁文發行，很快便被譯成其他語言，在福克斯在世時，已印製了 39 種版本，被視為藥用植物圖鑑的里程碑。

十六世紀同時，另外一種植物圖鑑也登上歷史舞臺。文藝復興開始，歐洲和近東世界的交流愈趨頻繁，同時隨著歐洲地理大發現，新的植物品種由各地傳入歐洲，顯貴人士創建各式花園，並委託藝術家記錄下這些異國花卉植物之美。這種被稱為植物精選（*florilegia*）的圖鑑於是大行其道，其中的翹楚，當推 1613 年的《艾希施泰特花園》（*Hortus Eystettensis*）。這座花園為德國巴伐利亞地區的艾希施泰特（Eichstätt）主教約翰·康拉德（Johann Konrad, 1561-1612）所有，他醉心收羅各類植物，他的花園可說是歐洲近代知名的植物園之一。紐倫堡的藥劑師巴西里亞斯·貝斯勒（Basilus Besler, 1561-1629）受其委任，結合當時德國傑出的製圖藝術家與版畫家，花費十六年完成這套圖鑑，改變了植物插圖藝術的未來走向。（圖 6-1、6-2）書

中共有 367 幅銅版插圖，收錄了 1,084 種植物，除了藥用植物外，亦包括花卉、蔬果及異國品種的園藝觀賞植物。書中當時的異國植物，今天在中歐地區十分普遍，甚至其中半數那時已在德國落地生根，其中三分之一來自地中海地區，百分之十來自亞洲，尤其是小亞細亞與東印度，超過五種來自美洲，而非洲地區的植物品種最少。這些異國植物部分由貝斯勒的顧問負責提供，其他則由荷蘭的商貿城市進口。

《艾希施泰特花園》的開本達約 58.5×47 公分，幾乎可以還原各種植物的尺寸與細節。爲了準確刻繪這些植物，貝斯勒和不同的繪圖師合作，並啓用許多附近地區的銅版直刻師。歐洲的銅版直刻（engraving）約出現於十五世紀三〇年代，是繼木刻之後，歐洲的第二種版畫技法。銅版技法的出現與歐洲中古時期強大的金屬工藝傳統有密切關係。當時的金匠習慣在刻鑿金屬表面後，將硫與煤煙混合塗入刻鑿後的凹槽中，然後壓印在紙上，以此掌握刻鑿作品的效果。銅版作品只要再將硫與煤煙的混合物，換成油墨後就算完成。從一開始，銅版就將金屬加工藝術的技法轉爲己有，運用精確的線條與金屬特有的表面效果，來表現細膩的畫面。這種細膩的表現方式，適合呈現植物的衆多細節，可以有更多的明暗過渡層次，這在《艾希施泰特花園》的植物插圖中，淋漓盡致地展露出來。貝斯勒考慮到研究與收藏用，製作了兩種版本，共 300 套。研究用的版本提供給學者使用，圖版用紙背後另外印上說明文字，而收藏用的版本，圖版用紙背後，整個留白，未再印上任何文字。同時，因為是植物圖鑑，許多甚至是色彩鮮豔的花卉，因而也額外聘請繪圖師以手繪上彩的方式，製作華麗的上彩版本，不過考量到價格，保留了部分未上彩的黑白印

製版本（圖 7），兩種價格相差近十五倍。這種銅版刻繪的製作方式，成爲之後大部分西方植物圖鑑的基本工藝。《艾希施泰特花園》以季節分類，冬天僅使用 7 張印版，春天 134 張印版，收錄 454 種植物，夏季高達 184 張印版，描繪 505 種植物，秋日的 98 種植物，42 張印版爲此書收尾。

1753 年，隨著卡爾·馮·林奈（Carl von Linné, 1707-1778）發表《植物種誌》（*Species Plantarum*），引進雙名法，以拉丁文來爲生物命名後，植物插圖畫家逐漸成爲一種職業，以因應科學觀察的要求。同時，十八世紀亦開發出新的版畫技法，在植物的色彩與細節描繪上，更加精確，植物圖鑑的製作至此進入了黃金時期，專



圖 7 1613 貝斯勒 艾希施泰特花園 未上彩的水仙圖銅版插圖 網路檔案館 (Internet Archive) 藏 取自 Wikimedia Commons: <https://reurl.cc/LNYVaa> (Public domain), 檢索日期: 2023 年 4 月 30 日。



圖 8 1777 ~ 1789 柯蒂斯 倫敦花卉 (左) 虞美人插圖；(右) 凌櫻插圖 私人藏 © 劉興華攝

業化與區域化愈加明顯。一本被譽為英國最美的植物圖鑑——《倫敦花卉》（*Flora Londinensis*）恰好體現了這種轉折。（圖 8）出版這套圖鑑的英國植物學家威廉·柯蒂斯（William Curtis, 1746-1799）原本是位藥劑師，後對植物與博物誌感興趣，發表的作品受到廣泛注意。他不僅為《倫敦花卉》中的 432 種植物費心撰寫細節，

以便辨識各類植物的分類，同時，亦以大對開本的尺寸（約 50×30 公分）製作，好呈現蒐羅來的植物的原本大小。他對植物的細心，讓他在植物插圖的製作上一絲不苟，除了慧眼網羅三名之後在英國十九世紀植物繪圖上大放異彩的藝術家詹姆士·索爾比（James Sowerby, 1757-1822）、席德漢·愛德華斯（Sydenham Edwards,

1768-1819) 與威廉·基爾本 (William Kilburn, 1745-1818) 之外，更以銅版直刻手繪上彩的繁複工序仔細鋪陳各種植物的神韻與細節。

1777 年，《倫敦花卉》第一冊完成，雖然專業佳評如潮，但預購反應依然冷清。柯蒂斯懷抱夢想繼續這份虧錢的出版工作，1787 年，終於完成兩大冊的精美植物圖鑑，只是，赤字讓他無法印製。不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柯蒂斯明白自己曲高和寡，轉而迎合讀者，既然你們不買對開本（長在路邊看似不起眼的植物），那就以八開本的（園藝觀賞植物）來吸引你們。1787 年，柯蒂斯發行《植物學雜誌》（*The Botanical Magazine*），在八開的雜誌中，每期刊出三種植物，以銅版彩繪製作插圖，並描述植物屬性、歷史、生長特性、俗稱、用途、分布等植物學知識，發行量達三千份。看來，

柯蒂斯的算盤沒有打錯。這份植物雜誌自此接力出版，直到今天，成為目前出版時間最為悠久的植物學雜誌，也因著柯蒂斯，英國的植物研究與植物圖鑑，在十九世紀突飛猛進。雜誌的成功，讓柯蒂斯籌到了現金，《倫敦花卉》可以繼續出版，1798 年，第二冊終於問世。

十九世紀的《玫瑰》聖經

我們回到文章開頭提到的法國藝術家雷杜德的《玫瑰》圖鑑，再來看看這套圖鑑拿下植物圖鑑聖經之譽的原因。雷杜德和當時一位狂熱的園藝家克勞德·安唐·朵里 (Claude Antoine Thory, 1759-1827) 一起完成了《玫瑰》這套書。朵里負責文字，他是一位公僕，私下培育自己收集來的玫瑰。兩人也定期交易插枝的植物與種子。《玫瑰》一書中，自然有朵里的玫瑰品



圖 9 巴黎近郊的馬梅松堡 Pedro Faber 攝 取自 Wikimedia Commons : <https://reurl.cc/Q48pzZ> (CC-BY-4.0)，檢索日期：2023 年 4 月 30 日。

種，但兩位作者仍四處訪查可以收集到的各類玫瑰，幾乎涵蓋了當時最重要的品種，足跡遍及巴黎、賽佛爾（Sèvres）與凡爾賽的花園，以及各家苗圃與業餘愛好者的園子。然而，還有一處的玫瑰品種，若缺此地，《玫瑰》這套備受後人稱譽的植物圖鑑並不一定可以問世。

那是位於巴黎近郊的馬梅松堡（Château de Malmaison），雷杜德在這度過他人生的黃金歲月。（圖9）今天，雷杜德被譽為花卉繪畫中的拉斐爾·聖齊奧（Raffaello Sanzio da Urbino, 1483-1520），他筆下精巧柔美的植物與花卉，可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出身比利時的繪畫世家，十三歲時，便成為街頭畫家，賣藝維生。1782年，和他哥哥到巴黎闖蕩。在這裡，他遇見他生命中的貴人——植物學家查爾·路易·萊西提耶·德·布律泰爾（Charles Louis L'Héritier de Brutelle, 1746-1800）。萊西提耶鼓勵他繪製植物圖鑑插圖，教他認識植物細節，捕捉植物神韻。雷杜德在這繪畫類別中突飛猛進，萊西提耶便引介他進入凡爾賽宮廷，成為路易十六的王后瑪麗·安東尼（Marie Antoinette, 1755-1793）的御前畫師。同時，他的才華也被當時王家植物園的園藝畫家吉拉德·凡·史本東克（Gerard van Spaendonck, 1746-1822）賞識，收他為徒，助他水彩技法更加精進，甚至青出於藍。

1786年，雷杜德隨萊西提耶造訪倫敦，正值英國植物圖鑑風起雲湧的時期，他和許多園藝畫家交流，其中便包括為柯蒂斯製作《倫敦花卉》的幾位藝術家。另一方面，義大利人法蘭切斯科·巴托洛奇（Francesco Bartolozzi, 1727-1815）來到倫敦定居，將銅版細點技法發揚光大。（圖10）這個技法決定了雷杜德的植物圖鑑高度，將植物圖鑑的製作推向了最後的高峰。我

們粗略看看歐洲版畫的發展軌跡，可對雷杜德的成就多些理解與認識。

十五世紀中葉，歐洲的版畫即已出現了以手繪上彩的方式，在木刻作品中取得類似繪畫的彩色效果。十六世紀初出現的明暗木刻法，已具備彩色印刷的雛形。然而由於創作概念停留在單色色調的重複壓印上，而未走向日本浮世繪彩色木刻的發展道路。木刻是凸板，加上不易刻製出更為細膩的交叉線條，十六世紀後，精緻的植物圖鑑便較少使用木刻技法。然而，銅版的圖像多以線條表現，在銅版中直接刻除或腐蝕出來畫面，因此只能單色印製，無法製作彩色畫面，直到十八世紀的許多植物圖鑑，都是印好單色（黑白）圖像後，再以手繪上彩的方式慢慢上色。但也是在十八世紀，出現新的銅版技法，在銅版上以面的方式替代線條刻鑿的方式，彩色銅版的基本條件才算具備，例如美柔汀銅版（mezzotint）、粉筆效果技法（crayon manner）、細點效果（stipple engraving）及粉末腐蝕法（aquatint）等新的銅版技法。

上述幾種技法解決版畫表現塊狀面積的問題，使得上色的工續簡便，而且穩定，印製彩色繪畫的嘗試，不再過於困難。然而，由於彩色畫面存在不同的色彩，將這些不同的色彩印製出來，依然問題重重。這種彩色銅版，運用多張印版重複壓印，以求作品保持相同效果。這種運用多張印版的方式，因為色彩的關係，又分兩路發展。一路將所有色彩還原成紅、黃、藍三個基本色，並透過這三個基本色不同方式的組合，取得其他色彩。例如三色相合得出黑色，三色皆缺則成白色。這個印刷原理與今日印刷機器四色套印的原理相同，然而在當時要以手工製作分色，將三個基本色的多寡稀薄分配準確，藉以完成畫面，卻是相當棘手。另外



圖 10 1786 巴托洛奇 繪畫的起源 (The origin of Painting) 試印版 彩色細點技法 私人藏 ©劉興華攝

一路，後來廣被接受的彩色銅版製作方式，也是運用多張印版重複壓印。不過版面上的色彩，則盡量與畫面上最後呈現出來的色彩一致，避免分色的問題。一般而言，一種顏色佔用一張版面，不過也可運用套色的方式，達成混合色，減少版面的使用，而且較可以維持理想的色彩效果。然而，此法也存在技術上的難題，即所謂的套準問題。由於往往運用多張印版（有的版畫家甚至用到九張以上的印版），套準的問

題也因印版的增加而加大。一般而言，版畫家會在印版畫面的框線或文字部份，作上記號，使得印版不會在套印時出現誤差。然而誤差往往存在，畫面色彩銜接部分便出現混色或留白現象，只要不影響整體效果，印品便不會作廢。不僅印版套準會影響套色出現誤差，甚至紙張的濕度差別，導致紙張伸縮程度的不同，也使得印製過程常出紕漏。因而，完美無缺的彩色銅版作品不只是件賞心悅目的藝術品，也是高

度的工藝結晶，當時在市場上會有千金難求的現象。

雷杜德習得的細點技法，主要使用粗細不同的滾輪式刻刀，或運用粉筆效果技法上的球狀刻刀，造成點狀構成的銅版畫面後，繼續加以腐蝕完成；也有不經腐蝕，由直刻方式完成的細點技法作品。畫面由粗細不同、濃密不一的點構成，形成柔和細膩的效果，並以此取得構成色調的平面，適合表現色彩，在當時成為風尚。這次倫敦之行的因緣，豐富了雷杜德的藝術表現能力與技法，在他的天份與努力之下，逐漸藉其作品，成為植物花卉圖鑑中最知名的大師。

1798年，拿破崙的第一任妻子約瑟芬·德·博阿爾內（Joséphine de Beauharnais, 1763-1814）開始贊助雷杜德，1805年，更成為喬瑟

芬的御前畫家。（圖11）這段關係讓雷杜德走進了馬梅松堡。1799年，新婚的拿破崙夫婦買下這棟建築。在拿破崙登基（1804年）搬遷至聖克盧堡（Château de Saint-Cloud）之前，兩人在此共度數年美好歲月。約建於1610年的馬梅松堡，從今日的裝潢很難想像在拿破崙夫婦接管前的樣貌。最初建造者的目的，只為能舒適居住，儘管經歷幾次修建，外觀與內部依舊過時而簡陋。喬瑟芬卻獨具慧眼中這座城堡，進行全面整建，也因此造就日後帝政式風格的誕生。

買下馬梅松堡後，喜好園藝的喬瑟芬希望在此建立歐洲最美的花園。由於對玫瑰的偏愛，她開始栽種玫瑰；隨著拿破崙的四處遠征，蒐集的玫瑰品種愈來愈多，至1814年，據統計已超過250種。馬梅松堡花園以英式風格打造，是當時最前端的設計，甚至遠聘蘇格蘭園藝家布萊奇（Thomas Blaikie, 1758-1838）與霍斯頓（Alexander Howatson, 生卒年不詳）、法國植物學家梵特納（Étienne Pierre Ventenat, 1757-1808）與法國玫瑰專家杜彭（André Dupont, 1742-1817）等人量身規劃此座玫瑰花園。喬瑟芬對玫瑰的熱愛與堅持，深深影響了日後法國園藝的發展。

1803年，植物學家梵特納在約瑟芬的委託下，出版了《馬梅森堡花園》（*Jardin de la Malmaison*）植物圖鑑，記錄了馬梅森堡花園中120種的珍稀植物。他死後，約瑟芬再請當時法國知名的探險家與植物學家邦普蘭（Aimé Jacques Alexandre Bonpland, 1773-1858）繼續照顧花園。約瑟芬離婚後（1810年），邦普蘭亦接管了諾曼第納瓦勒堡（Navarre）的園藝工作，出版了《馬梅松堡與納瓦勒堡的珍稀植物》（*Description des plantes rares cultivées à Malmaison et à Navarre*）一書，收錄了64種植物。在這兩本植物圖鑑的製



圖 11 1801 法國畫家傑哈德（François Gérard, 1770-1837）馬梅松堡中的喬瑟芬 油畫 埃爾米塔什博物館（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藏
取自 Wikimedia Commons：<https://reurl.cc/jlb7Mp>（Public domain），
檢索日期：2023年4月30日。



左圖 12 1802 ~ 1816 雷杜德 百合圖鑑 皇冠貝母 (*Fritillaria imperialis*) 插圖 私人藏 取自 Wikimedia Commons : <https://reurl.cc/Ge7QG3> (Public domain), 檢索日期: 2023 年 4 月 30 日。



右圖 13 1827 ~ 1832 雷杜德 美麗花卉選 萬壽菊 (*Tagetes*) 插圖 雷文圖書館 (Peter H. Raven Library) 藏 取自 Wikimedia Commons : <https://reurl.cc/LNYV2x> (Public domain), 檢索日期: 2023 年 4 月 30 日。

作上，雷杜德都積極參與，可說決定了這兩本植物圖鑑的美感與風格。在馬梅森堡中，雷杜德同時繪製許多玫瑰的水彩作品，成為之後《玫瑰》一書的主幹。

他也在此時期（1802-1816），完成了他重要作品之一的《百合圖鑑》（*Les Liliacees*），486 種百合植物中的大部分水彩手稿都被約瑟芬收藏下來，可以看出約瑟芬對他的器重。（圖 12）1814 年，約瑟芬離世，雷杜德頓失所依，出版《玫瑰》植物圖鑑，亦在紀念那段知遇的歲月。晚年，雷杜德出版其最後重要的作品，有 144

幅插圖的《美麗花卉選》（*Choix des plus belles Fleurs*, 1827-1832），為他絢麗的植物畫家一生，劃下完美的句點。（圖 13）他的植物花卉水彩，色調層次豐富，過渡細膩，在轉成版畫印版的過程中，因為運用細點腐蝕銅版技法，保留了水彩原本的精緻之處，加上手繪上彩，幾乎可說再次創作自己的水彩原件。這樣的工序，結合這位藝術家精湛的美學創造能力，在植物花卉的藝術史上，留下獨一無二、難以超越的經典。

作者為德國波恩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SPLENDORS OF

THE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梵蒂岡宗座圖書館珍藏



明清宮廷藏書特展
RARE BOOKS FROM THE MING AND
QING IMPERIAL LIBRARIES

2023.03.11 — 07.16

主辦單位
ORGANIZERS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協辦單位
SUPPORTER



111001 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21號
No.221, Sec. 2, Zhishan Rd., Shilin Dist., Taipei City 111001, Taiwan (R.O.C.)
Tel: (02) 2881-2021 | <https://theme.npm.edu.tw/exh112/BAVrarebooks/>

